

文化视点

金山区发现清代中晚期船舫遗址,让余思彦代表还原多维度江南影像的愿望更加迫切,他建议——

重现立体图景,以“大江南”视角做厚江南文化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记者 王嘉旖

2018年,在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支持下,金山区博物馆举办了“门泊东吴万里船——金山船舫遗址水下考古特展”。之所以举办这场国内首个船舫考古成果展,是因为在前两年的河道整治过程中,金山区朱泾镇待泾村意外发现了一处具有江南文化特色的清代中晚期船舫遗址。两年来,这个古代“私人停船库”经过“修旧如故”点滴修复,正慢慢恢复往日神采。

这个小小的乡村船舫,也给了市人大代表、金山区博物馆副馆长余思彦众多灵感:“这为我们解读江南文化提供了一个现实案例。”余思彦在提交的建议中呼吁,加强对上海郊区古镇的保护利用,将江南文化研究成果运用到江南水乡的古镇更新中,同时将江南古镇重新放到全市甚至长三角范围内谋划,加强对江南文化的溯源性、综合性研究及应用,重现立体多维的江南图景,为丰富上海江南文化内涵提供坚实基础。

他说:“让我们以‘大江南’视角来审视江南文化。”

舟楫往还,孕育出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

说起上海历史起源,很多人都会首先联想到小渔村。余思彦却认为,上海应当有更丰富、更悠久的历史叙述。海派文化是上海海纳百川精神的具体体现,但海派文化又离不开江南文化的孕育滋养。

大大小小的河流是江南地区最显著的地理特征之一。独特的地貌之下,生发于此的江南文化也有了碰撞、交融的特性。江南文化的兼容并蓄,也体现在上海的城市精神中。在多年探究江南文化的过程中,余思彦找到了客观存在、一以贯之的江南文化基因与特质,“要传扬江南文化,就要点滴复原江南文化的特质与基因,由此寻找出更多塑造上海城市精神的历史源头。”在他眼中,江南文化应有更宏观、久远的叙述视角,从江南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可以更直观、清晰地触摸到上海城市精神气质的形成过程。



■金山船舫遗址是一处具有江南文化特色的清代中晚期船舫遗址。两年来,这个古代“私人停船库”经过“修旧如故”点滴修复,正慢慢恢复往日神采。

■遗址出土了大量陶瓷器、金属器和石器文物,生动再现了清代中晚期江南市镇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面貌。

(金山区博物馆供图)

制图:冯晓瑜

“比如,船舫的留存就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余思彦认为,正是通过一个个乡村码头的舟楫往还,上海才一步步成长为海纳百川的大城市,有了今天的模样。

“大江南”的“大”有两重含义

在数据库中检索江南文化相关学术研究会发现,历史学领域的研究占据了半壁江山。而余思彦想要还原的,是一个更立体、多维度的江南影像。

他说,“大江南”的“大”有两重含义:其一是跨学科研究的“大”,

要进行跨越历史、考古、文学、建筑等领域的江南文化多学科研究,从不同视角审视江南文化。其二是时空含义的“大”,即从更长时间阶段(上溯考古时期,下接近代开埠),更大空间范围(苏浙沪、长三角、华东六省一市)去思考上海的地位、上海江南文化的地位。

余思彦以该船舫遗址考古案例进行注解。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南船北马”的说法,所讲的就是南北地区不同的交通运输方式。在水路发达的江南地区,船是人们经贸往来的重要工具。既然有船,就应该有停放船只的码头。

金山区这个半淹没船舫遗址的发掘考古填补了同类遗址考古的空白,在考古学上也增添了一类具有江南文化特色的考古遗存。事实上,与金山船舫同类型的建筑在全国范围内还有两处,分别是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同里镇的俞家湾船坊和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干窑镇的钱氏船坞。三者都分布在江南地区,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正是从细节上反映江南独特的水乡生活。据悉,三处遗存在形制、功能上皆相同,但也各有特色,这充分揭示了江南文化既相互融合又各有异彩的一面。

文化研究在文本之外,还应有“入世”一面

人们常说“经世致用”,余思彦认为江南文化研究也应当如此,在强调研究本身之外,还应该为现实生活服务。

余思彦向记者谈起船舫遗址挖掘过程中的一个小片段:一开始,在河道整治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七根竖起的柱子。周边农民对这几根柱子的功能完全摸不着头脑。经相关研究团队考证才发现,原来这几根柱子正是古代船舫的遗迹。这让余思彦感触颇深。他说,上海

郊区目前还有不少历史古镇,它们是上海的文化宝藏,珍贵的“家当”,值得我们不断挖掘、研究。但是现在这些古镇在保护开发上还存在资金不足、重视程度不够等问题。一旦这些历史遗迹被破坏,就会产生不可逆转的重大损失。

余思彦呼吁,加强对上海郊区古镇的保护利用。一方面,将江南文化研究成果充分嫁接,运用于有关江南水乡的古镇更新中。另一方面,将江南古镇更新放到更广角度进行谋划,统筹推进风貌保护、城市更新、旧区改造等,重现立体多维的江南图景,为丰富上海江南文化内涵提供坚实基础。

上海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但“较真”的代表委员有着更高期望——

长护险试点推行一年,“质量监控”成需求

■本报首席记者 钱蓓

全面推开一整年的上海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成为今年上海两会养老议题中的头号话题。关心上海养老事务的代表和委员以现场发言、代表建议、委员提案、政协大会发言等形式肯定长护险成绩,也把他们观察到的长护险运行问题逐一呈现。

截至目前,全上海共受理长护险申请24.9万人次,完成评估21.6万人次,13.8万人接受居家照护服务。长护险服务清单上的42个项目共被使用2568万次,其中27项基本生活照料服务的发生量占85.5%,15项临床护理项目的发生量占14.5%。

“成绩不用说了,我们来谈谈问题”——民主党派和“较真”的代表、委员相信上海可以做得更好。他们提出,长护险试点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背离制度设计初衷、亟需改正完善的问题,比如部分评估结果失真失准,一些护理人员人证不符、服务质量不过关,居家养老服务遭到了“挤压”。

统一评估失能检出率偏高

农工党上海市委重点针对长护险的居家护理部分作了调研。他们认为,作为长护险“守门人”的统一需求评估“质量存在偏差”,比如部分申请人的调查表评级结果与实际需求不对应;部分调查内容无法反映申请人的实际身体状况;部分地区的统一评估复评率较高,等级调整多。

统一需求评估结果分为六个等级,失能程度达到二级以上的申请人可以获得长护险服务,等级越高,服务时间越长。市人大代表、青浦区盈浦街道党工委书记徐孝芳介绍,在盈浦街道2018年前11个月的评估中,失能检出率出现明显的前低后高趋势,这反映出评估机构对评估标准把握时紧时松,前后不统一,“总体失能检出率偏高,部分未失能的老人获得了评估等级,部分失能老人的评估等级明显高于实际状况。也有少量确实失能的老人没有获得合理的评估等级。”

徐孝芳指出,统一需求评估是老人享受长护险待遇的“控制阀”,“如果评估结果失真,长护险基金将面临风险。”她分析,导致评估标准偏宽松的原因有三:一是服务机构



金山区建国医院成立专业长护险部门,受过专业培训的护理员规范上岗进行居家护理,每项服务结束后都会进行核对登记。

出于扩大业务需要,对评估机构施加影响;二是有的老人出于对服务需求的期望,没有真实反映身体状况;三是评估机构医护人员退出,放松评估尺度。

农工党上海市委调研发现,全市现有需求评估机构40家,绝大多数没有专职评估员,主要借用街道聘用人员和社区卫生中心医护人员,评估质量难以保证。他们认为有必要优化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体系,完善评估信息管理系统,要确保系统与民政救助、医保数据、居民健康档案等数据库互联互通。徐孝芳认为评估必须落实责任主体,确定质控方案和监管机制,对违规评估要进行查处。

一位护理员一天服务10名老人甚至更多

市政协委员丁勇观察到长护险服务人员的服务质量良莠不齐,表现之一是偏高的“人护比”。人护比,是反映服务人员每日人均有效服务量的指标,人护比越高,人效越高、利润越高。丁勇指出,长护险服务人员的人护比经常达到1:10甚至更高——也就是说,一位护理员一天服务的对象数量达到

10个甚至更多。“目前长护险服务支付只与服务频次挂钩,客观上导致了服务供应商对高人护比的追求。过高的人护比势必以缩短服务时长、牺牲服务质量为代价。”丁勇介绍,在较早推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日本,监管机构对人护比有严格规定,一般不允许超过1:5。他认为,上海也有必要设立人护比上限。

一线护理中还有个令人担忧的现象,丁勇列举了比较典型的两种:一是“套证”,按照服务单价由低到高,长护险服务人员主要分为养老护理员、养老护理员(医疗照护)、执业护士等几类,少数缺乏医疗照护资质的人员有“套证”举动,也即两人或多人“共享”医疗照护资质证件;二是服务“套现”,在不提供满时服务、达标服务的情况下,仍然说服老人在“服务确认单”上签字。这些细节看似是服务人员个人行为,背后却反映了长护险制度体系中的漏洞。”

丁勇指出,一方面,监管部门之间信息不同步、不对称、不协同,服务对象一般都是被动

接受信息,如果服务机构故意隐瞒服务人员的资质、身份、服务范围、服务时长,服务对象很难发现;其次,监管部门虽然启用了线上平台进行服务监管,但支付核查却仅考察纸质“服务确认单”与系统录入数量的一致性,一旦纸质确认单信息失真,线上数据便形同虚设;再者,长护险服务所涉及的多个部门相互信息并不同步和对称,极易导致监管疏漏。

丁勇希望上海能设立一个“长期照护管理中心”,统筹监管职能、提升服务质量,确保几大基本功能,比如匹配符合资质的服务供应商;实现对护理服务的高效监督和有效管理等。

长护险和居家养老不应该“非此即彼”

长护险服务和居家养老服务是非此即彼、不能共享的吗?记者咨询相关部门人士获悉,答案并非如此,只是这两项服务之间的关系有些复杂。

市政协委员、上海师范大学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郝勇解析,长护险出台之前,民政部门已连续多年向困难群体提供居家养老服务;长护险试点推广过程中,部分居家养老服务对象被“平移”到长护险服务对象清单。两项服务不是不能叠加供给,只是原来居家养老服务的财政资金支付被削减了。换句话说,享受叠加服务的个人获得的服务待遇不是“1+1”,而是低于“1+1”的。

用相关部门人士的话说,“长护险没能覆盖的困难群体,继续享受原有的居家养老服务;长护险覆盖到的服务对象,在服务待遇总量不减少的情况下,适当减少居家养老服务部分服务。照此逻辑,长护险评估等级越高的老人,享受的长护险服务时长越久,相应的居家养老服务时长就压缩得越厉害。”

国内首次实现两会5G直播

上海已建成全国最大5G试验网络

本报讯(记者张懿)正在举行的上海两会昨天借助5G网络,完成了一场高清电视直播报道,这也是国内首次实现“从摄像机到直播间”的5G电视直播。目前,上海正在积极利用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支撑城市发展,这场直播表明上海在5G应用方面依然走在国内前列。

昨天的这场5G高清直播服务是由上海移动与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联合进行。在上海两会现场的直播摄像机内,专门安装了华为的5G模块,其拍摄的高清画面,立即通过上海移动5G网络,实时传输回电视台。由于5G技术拥有高带宽、低时延的优势,现场记者与直播间主持人之间实现了无延时连线对话,据了解,5G网络完全可以支持4K画质的高质量视频回传和直播服务。

5G是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关键技术,将成为数字经济发展和行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目前,上海拥有发展5G的丰厚基础条件,特别是华为、中兴、诺基亚贝尔等全球三大主要的5G厂商都将5G技术研发重点集中在上海,而在通信终端、芯片设计等领域,上海也占据着国内重要的市场份额。

目前,上海拥有全国最大的5G试验网络。今年,上海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也将进入以5G为引领的新一轮快速建设期。据介绍,经过三到五年努力,上海有望实现5G网络深度覆盖,从而建成5G网络建设先行区、创新应用示范区、产业链企业集聚区。

女代表们的“题外话”



在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不少女代表的议案和建言献策亮点颇多,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在小组会议上她们是为自己所属领域发声的“代言人”,在休息间隙的场合,她们也将自己在工作生活中的体会和所思所想与此次会议的内容结合,拉家常般地分享心得。

本报记者 袁婧摄影报道